

韋伯〈政治做為職業〉一文之提示手稿

I

<p>比較：Trotzkij 工人—與士兵委員會</p> <p>* 臨時的一政治家（投票 種種臨時性的服務） 習慣的一政治家</p> <p>二種種類的〈持續的一〉習慣且持續的政治家： a) 為政治而活的 b) 靠政治而活的 在副業中：仕紳 「走得開」的要求： 地主 — 領年金者 不是：企業家 — 工人</p> <p>編輯 — 職員（工會）— 律師 — 不是： 醫生。 哪一種類型？</p> <p>** 此機器透過利益與榮譽而使人對服從感到興趣： a) 采邑 — 薪俸 — 職務 b) 〈職務〉等級榮譽</p>	<p>1 "Politik"（貼現政策、紅利政策與折舊政策 等等） 對一個政治團體（國家）的領導或對領導 的影響</p> <p>對國家而言，別具特徵的並非目標， 而是手段 暴力（物理上的！） （不是唯一的，但卻：特屬的） 正當的暴力之壟斷。 （這一點，國家以前並沒有）</p> <p>"從事政治" 擁有或追求在種種特屬的權力手段上的份額 運用 對「運用權力手段」的影響。</p> <p>目的可以是：理想性的目標 權力本身 物質性的目標 那涉及了「權力分配的方式」的東西 就是在一個問題 一個經營、一項法律、一個領導 一個追求、一個職員上的那"具有政治 性的"東西</p> <p>* 「權力手段」的種類： 1) 人對服從（機器）的態度 ** 2) 實質的行政管理手段 與戰爭手段 二種體制：a) 自我裝備 行政管理者擁有種種生產手段 b) 與生產手段的分離。</p>
---	--

II

<p>* 貴族政體： 為政治而活</p> <p>** 民主化 必然的結果： 靠政治而活。</p> <p>*** 經過訓練的專業職員階層的必要性 根據行政管理任務的種類</p> <p>比較：印度</p> <p> 這個 西方的</p> <p>比較：中國</p> <p>**** 剛開始：作為隨從 parte Guelfa 英國的政黨</p> <p>改變：革命 律師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2</p> <p>二種種類的君主式支配： a) 身分等級的一高貴擁有著的 階層（氏族、貴族）</p> <p>* b) 家產式一科層制的： 奴隸、農奴 庶民做為官僚（=職員）</p> <p>** 君主對於「沒收身分等級財產」的追求。 自己擁有實質的行政管理資具 現代國家產生的歷程。 這就是"innere Politik"。</p> <p>*** 職業政治家： 1) 僧侶 — 在整個世界中！ 佛教徒 婆羅門 基督教的教士 大多是貴族</p> <p>2) 法律人—身份等級：這個 西方的，只有那裡 義大利的 Podestat 法國的 Noblesse de Robe</p> <p>3) 人文主義者：德國、義大利與法國 4) 宮廷貴族</p> <p>5) 城市貴族：英國的 "Gentry"。</p> <p>由於產生了「取得權力的選舉」而造成了改變 各種政黨 政黨：為了角逐在一個團體中的權力而在一些領袖之下結合起來的團體 手段：自由的招徠。 這個 現代的東西 利害關係人的一經營</p> 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〈英國〉</p> <p>****</p>
--	--

III

<p>接在第一頁 下面！</p> <p>* 政治家 尤其是領袖 的「篩選的方式」 1.國會議員（法國） 2.政黨—經營體—國內的領導者 （選舉—機器）</p> <p>* 地方上的仕紳 保王黨（Tories）： 神父 教書先生 領導人 維新黨（Whigs）： 神父（持不同政見者） Posthalter（郵車繹馬經營者） Schreiner（細木工手藝人） Seiler（製繩工人） Schneider（裁縫師）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center;">3</p> <p>現代的職業政治家乃是「政黨人」， 他為並且（有時候也）靠政治而活。 觀念上：由其中活出自己的生命 物質上：由其中得到自己的存在 這些“職業政治家”（Beruf 觀念上 物質上</p> <hr/> <p>* 在〈法國：〉英國的發展： 直到1868年：仕紳＝國內的跟隨者 與他們的隨從 國會的領導人 黨鞭（機要秘書） 安排職務（委員的影響力） 這機器的領班 機器：地方—代理人 不支薪 選舉—代理人 晉升 支薪的企業家 （fancy prior） 財務：候選人支付 成員的決定 一切由上面加以組織 透過國會議員</p> <p>* 1868/77：Caucus（幹部委員會） Schnadhorst - Chamberlain 首先：伯明罕 地方性的 Quartierwahl der Komitee's [??]進入與補選 吸引大眾 選舉權民主化的後果 科層化 但政黨只是表面上的民主化 事實上：Plebiszitär Führerschaft Gladstone Caucus 1886就已經沒有實質的剛領了 只有人</p>
--	---

<p>* 天生的少數政黨 2)心志政黨 包括：天主教政黨 社會主義者 3)職業政治家 不是 仕紳 沒有責任 沒有機會 4)財務：資助+黨費 花費增加著 ** 〈財務狀況透過歌星贊助者〉 *** 信賴人一機器 經常性的 榮譽職 除此之外 支薪的 秘書 地方性的仕紳 為「選舉俱樂部」預作準備 換言之：仕紳+職員 例外的情況 有一次 一個<i>Notabilität</i> (顯要) **** 機器如今 (除了仕紳與職員外) 有二個種類 1.意識形態者 (學生) 2.生意人 在選舉方面：N 2 ***** 2.在<i>Reich</i>中，對政治性的職務而言， 都沒有任何<i>Amtspatronage</i> ***** 5.具有決定性的： 帝國總統？ 各邦總統們？ 各地區總統們？ 各政黨中的篩選 民主 但是：不同於在美國</p>	<p>[4] 在德國。1) 沒有權力的國會：各部會、職員薪俸 不是政治家的篩選場。 * 革命前 社會民主 純科層化了的政黨 Babel 最後一位領袖 (殉道者) 工會—與政黨職員 與新聞工作者 有榮譽感 (比較：美國) 但並非任何領袖 向上爬很難 ** 〈<i>Liebknecht</i> 殉道者〉 市民式的政黨：還是仕紳—政黨 *** 國會中的派系：行會 〈領袖 斷然拒絕。〉 演說〈修正〉檢查 在這方面各派系輪流 〈在政黨—組織中〉 派系強制 領袖斷然拒絕 現在：一切都在重組中 **** 領袖：只有在街頭上 (<i>Liebknecht</i>) 獨裁 機器要求著薪俸 只是財產—轉移 不是經濟—重建 對將來具有決定性的 1.<i>Bundesrat</i>。換言之，在<i>Reich</i> 不是任何議會制 ***** 3.比例選舉。亦即：利害關係人 4.在各別國家中：傾向國會—萬能 *****</p>
---	--

<p>基督宗教的倫理： 徹底的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[1]</p> <p>誰有獻身政治的召喚（Eisner） 內在的事態：與生命的種種緊張 倫理 — 政治</p> <p>1. 倫理發揮著功能： 作為正當化 例子：丈夫 （命運） 戰爭的疲乏。（法律） 罪責感 唯有強大的能行！ 偽—倫理的</p> <p>2. 山上佈道 — 〈徹底的〉</p> <p>a) 另一邊臉頰。 我：有失尊嚴的（聖徒）</p> <p>b) 富有的年輕人 — 無條件的 我：〈政治〉剝奪〈所有的人〉 都加以安排</p> <p>c) 戰爭罪責：— 無條件的 （“責任是分開的”） 我：相互性 尊嚴！：不是潑婦罵街 緘默有可能是值得的。 事功神聖性！</p> <p>d) 不要用暴力對抗惡 （絕對的和平主義） 罷工（黃色工會） 革命 戰爭？ 現況 這麼一來：沒有意義！ 用暴力對抗惡 否則：對後果負有責任。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	---

因此：不同的倫理？

是的 — 但非常通則性的

1. 為了達到目的所採取的手段

2. 副結果

對政治而言：

手段：人對人的暴力

Max Adler（三年戰爭）

目的神聖化手段

斯巴達克（只不過「財產轉移」）

二種種類的倫理：

1) *Gesinnung* (“Christ thut recht”)

2) 對後果的責任

ad 1: 拒絕對後果負責

工團主義者

對「抗議的心志」負責任

如果結果很壞，唯有世界是笨的

ad 2: 考慮到「世界是笨的」

（杜斯妥也夫斯基的「宗教大審判官」）

絕對應於拒斥的唯有：

Förster 的 “由善只會產生善”

由惡只會產生惡。

剛好反面是正確的。

<p>因陀羅的英靈殿中的戰士</p>	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3</p> <p>世界史反對這一點 日常的經驗 所有宗教的發展！ 數千年的思考： 神證論 印度 波斯 喀爾文 — 第二以賽亞 古基督教： 諸魔 J. S. Mill 誰沒看到這一點，就沒看到 生命的問題。 就是未勝任生命 就是政治上未成熟 而是兒童 追蹤諸類型： 希臘的多神論者。 印度：薄伽梵歌 馬基維理主義。</p> <p>天主教的教會： 福音的勸告。 山上佈道的倫理： 聖方濟。 不是任何出租馬車！ 馬基維理：對祖國的愛 華格納：Siegmond 在Marck¹那裡：不是父國： 而是：社會主義 — 和平主義。</p>
--------------------	--

¹ Siegfried Marck (1889-1957)，德國哲學家、和平主義者。

十年以後

我很想想：

"當時是春天 ..."

但卻是：**極夜！**

還剩下什麼？

由您們之中變成了什麼？

憤世嫉俗 — 庸俗鄙夫

— 漠不關心

逃避世界。

因為：不**勝任**這世界。

實踐上的意義？

權力政治？

自我目的 **權力**？

不。

但是：誰從事政治，就是

在與諸魔結盟。

“魔鬼是個老人 ...”

心志—〈**權力**〉**責任**—

政治

不能決定。

政治需要：

〈真正的〉目測力=與事物的距離

勝任諸般現實

(不離開常軌！)

真正的**激情** — 不是

不育的激動

翻面！

VIII (反面)

	<p style="text-align: right;">[4R]</p> <p>成熟</p> <p>成熟的男人的愛，不同於 青年人的愛 (知識淵博)</p> <p>〈感動〉"心志政治家" 十個案例有 九個是說大話的人 唯有在對責任有全面的瞭解的情況下 在某一個點上： "我別無選擇"</p> <p>— 這 令人動容地 —並且 在人性上真正的。</p>
--	---